

澳華新文苑

第1210期 (A)



■第四届世界華人作家筆會開幕式合照

一場盛大文學盛宴 第四届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在墨爾本開幕

2024年5月13日，墨爾本迎來了一場盛大文學盛宴——“第四届世界華人作家筆會開幕式”暨“首屆郁達夫海外文學獎”、“首屆世界和平文學獎”、“第三屆世界華人文學獎”頒獎典禮在墨爾本

隆重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位華人作家、文學評論家及澳洲當地作家、文友齊聚一堂，共同見證這一澳華文學史難得一遇的盛事。（世界華人週刊首席記者吳橋墨爾本報導）

乳房之殤——劉虹老師詩歌《致乳房》讀後感分享

布文

這首詩以手術前夜對乳房的告別為契機，以與自己某個身體器官對話為結構，對女性身體、生命、愛情、歷史、文化隱喻進行了一場史詩般的寫作。

在思想深度、藝術創新與張力、語言精度與節奏、情感共鳴與審美方面都達到了當代漢語詩歌的超高水準。

首先，在思想深度上，這首詩表達的不僅是術前夜的身體告別書，更是一份關於女性存在境遇的哲學宣言，一次對文化暴力與身體政治的尖銳質詢。

在詩藝表現上，詩人劉虹構建了多層次的修辭對抗。將乳罩稱為“白天的修辭”，手術刀作為“最後一次修辭”，這些意象序列揭露了社會如何通過日常服飾與醫療手段對女性身體進行雙重規訓。“讓激情臥成伏筆，痛感打通通感”這樣的詩句，展現了詩人將生理疼痛升華為美學體驗的非凡能力。而“挺起謙虛的胸膛”這一反諷表達，既指術後身體的物理變化，又暗諷了主流文化對女性氣質的矛盾要求——既要性感豐滿，又要含蓄內斂。

第三部分要說到詩歌的衝擊力。傳統文化中將乳房比作滿月的陳詞濫調在此被徹底顛覆：“月亮從來是情感天空的一塊傷疤”的斷言，將審美客體轉化為創傷載體。更深刻的是“疤痕體質”與“這個國家”的並置，使個人病痛升華為集體記憶的隱喻。

作為術前夜的創作，劉虹老師在這首詩展現出非凡的精神強度。她沒有沉溺於自憐情緒，而是將個人醫療體驗轉化為對普遍生存境遇的思考。“在刀刃上謝幕”的乳房，最終在詩歌語言中獲得重生——這不是簡單的美學救贖，而是通過書寫行為本身完成的抵抗實踐。當醫療體制試圖“刪繁就簡”地處置患病器官時，詩人卻以複雜的隱喻和反諷捍衛身體的完整性。

《致乳房》的傑出之處在於，它既

保持了女性書寫的性別立場，又超越了單一的女性主義視角；既深入個人體驗的私密領域，又將其連接到更廣闊的文化政治語境。在藝術表現上，詩歌融合了細膩的感官描寫與銳利的思想鋒芒，使身體敘事同時具備美學感染力與哲學深度。

1. 思想深度與哲思。以乳房手術為切入點，完成對身體政治、性別符號、文化暴力的多重解構。將個人醫療體驗升華為存在主義思考，達到哲學層面的普遍性。“疤痕體質”與“國家”的隱喻、“五千年政策傾斜”的批判等段落展現驚人的思想銳度。

2. 創造“手術刀修辭學”等全新意象系統，顛覆月亮/母親等傳統比喻。反諷運用出色（如“挺起謙虛的胸膛”）。

3. 情感共鳴與審美，到須講求文法。術前夜的緊迫感貫穿全詩，將恐懼轉化為智性鋒芒。在“自焚自戕”與“咯手的安詳”等矛盾修辭中保持巨大情感壓強。

4. 語言精度與節奏上，到須講求文法。兼具醫學冷感（“刪繁就簡”）與詩性熾熱（“讓尖叫的思想俯身於跌宕”）。“雙重國籍的疼”等表達堪稱神來之筆。而詩歌的節奏充滿“劉式”風格，慣用排比和遞進。有呼吸、有停頓，整首詩的意境充滿腹腔，讀起來感覺是娓娓道來，又痛快淋漓。

這首詩重新定義了身體寫作的維度，其將疾病體驗轉化為文化批判的路徑，如此徹底地將女性器官從客體提升為言說主體的作品實屬罕見，具有極高的社會價值。

精髓分享：

1.文化暴力與身體政治

幾處是陰謀，幾處是愛情
——拆解乳房被賦予的符號暴力，直指女性身體在慾望與權力中的撕裂。

你是史詩是大詠歎，與這小子氣的浮誇關係緊張

劉虹：超越女性意識的優秀詩人 張奧列

劉虹是位優秀的女詩人，在中國詩壇及海外發表過大量引起反響的女性題材的詩作，比如《致乳房》、《有一種女人》、《特區的她們》等，也拿過許多大獎，大家對她怎麼讚譽都不為過。我覺得，她很有詩感，對詩的語言、詩的意境、詩情畫意的捕捉和表達，都有一種敏感，特別是有一種女人少有的坦誠與率真。所以她的詩歌常常能以一種難以抗拒的藝術力量，穿透自己的靈魂，衝擊讀者的心靈，達至詩人與讀者的共鳴。

身為一位女性，她的詩歌女性意識的辨識度很高，從女人的眼光看世界，從女人的感受看人性。但她詩歌的境界又能跳出一般的女性意識，上升到一個更廣闊更深邃的空間，觸發更多的情思共振。正如她自己說的，作為詩人，她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女性，才是女詩人。這是她的寫作立場。女性作家要不斷自我完善其獨立人格、思想追求和公民素質，才能在作品中彰顯現代女性應有的豐富性，才能盡可能完整地揭示出女性整體的存在真相和發展方向，為女性群體乃至整個族群發聲。

她將詩的女性言說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境地，並超越了性別意識。她所闡明的寫作立場，真是說出了詩人的本質，也真的把自己寫作的特性說透了。對她來說，人，是她書寫的維度，以健全的人格，觀察社會，思考人生，探觸人性，這是一種眼光和胸懷的大格局；女性，則是她下筆的角度，是契合詩人性情氣質心境的切入口。書寫維度，顯示作品的高度和深度；下筆角度，則是營造作品的個性和標識。

劉虹追求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超越傳統社會對“女人”的標準，不做世俗社會的所謂“成功女人”，而努力成為具有現代文明素質的“大寫的人”。她對社會人生有一種強烈的激情，這是她坎坷起伏的人生閱歷所激發的現實思考和社會責任感。所以，她的詩，既有情——情感、情意、情懷，又有意——深含哲思的意境、意象、意蘊。也所以，她的詩總是能讓人咀嚼，久久回味。她有情有意的好詩很多很多，中外許多著名詩人、詩評家都有眾多評說，我不去重複他們。在此我僅舉一首抒情小詩為例，《你的注視……——給遠在天涯的你》。

你釘牢了我，自客廳的牆上——這一夜
我的前世今生緊急集合，以及所有
潰不成軍的愛，都團結在一道目光的盡頭
掙扎，並讓坍塌溢滿了安祥

我看見，我飄零的身影終於結束流浪
停泊在你的注視里。我拽緊目光的纖繩
溯源而上：讓今夜和我一起落水
在你深深的眼波中，幸福安葬……

只有一夜。一夜就是一個女人的一生。此後
我還能不能驕傲地宣佈——我尚有
疼痛的潛力，可以再死上一回像普拉斯的
貓一樣？哦，你的注視讓我柔軟得只求原諒

命運頭頂的一羽追光，把巨大的黑夜擦亮在
一束針尖上。我在你的尖端突然噴涌：欣慰
又絕望！裝訂我成愛的封筆之作吧——
用你萬里迢迢的注視，自客廳的牆上

這無疑是一首愛情詩。愛，是人類最偉大的情感。為愛，你可以無償付出，也可以無期等待；你可以慷慨施捨，也可以無盡享受。劉虹的這首小詩，以女性特有的視角，以傾訴式的一往情深，零距離地把這種思緒複雜的精神情感之愛，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夜就是一個女人的一生”，是這首詩的詩眼。詩人將“前世今生”的場景和“掙扎”“坍塌”的情感，濃縮在“這一夜”。我們常說，詩情畫意。好的詩人，詩中有畫，好的畫家，畫中有詩。劉虹的詩，總能將畫意融入詩情，這畫意，就是文字構築的意象而呈現出的生動畫面。客廳牆上“你的注視”，“命運頭頂的一羽追光”，情景交融，“欣慰又絕望”的心聲，力透紙背，這是一種靈魂出竅的撞擊力，刻骨銘心。

這首情詩，觸摸愛的摺痕，沉浸愛的享受。但細細品味，它又不僅僅是愛情詩，從愛的情感又外溢到更寬泛的精神層面。詩的標題《你的注視……》就是一個帶有隱喻性的意象。你的注視，既是具象的呈現，也是抽象的意念。人在意被注視，就是一種精神渴望，而人的精神渴望，何嘗不是具有多層面和可塑性呢？正是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散發著一種小小的朦朧美。

這首小詩也可以看出，劉虹筆下的熾熱的愛，既是男女歡愛，也是超越性別的精神之愛。你可以發現，她的眼光，是平等的對視，而不是仰視、俯視，更不是“被視”。她在消費時代不被流俗裹挾，不屈從於男權消費，而是具有人格平等、自尊自愛、精神獨立的素質。這是開闊達至高遠的女性視角。她不爭女人的面子，而爭女人自尊自愛的平等人格。她為女性的人格張揚，更是為人而文。

不過，也應該指出，劉虹近期訴諸思想的表達有點急促了，詩有點太過情緒化和理念化，或者說理性大於感性、意念多於意象。所謂“憤怒出詩人”，她對社會不良因素的指認與鞭撻，或許出於她按捺不住的正義感及對現代文明價值追求的迫切感。她的激情之源，是對弱勢群體悲憫的痛切感。她曾自況此種寫法為“雜文詩”，那就不妨看作為一種新文體的探索吧！

劉虹的詩作，對人的關懷，對社會的關切，有時是柔情，有時是激情，有時是悲情，有時是豪情，總之，她的詩在豐富的哲思之下離不開個“情”字，也離不開那個“意”的所指和能指，是一個十足有情有意且超越女性意識的優秀詩人。

——將乳房升華為崇高敘事，同時諷刺社會對女性身體的瑣碎消費。

讓傷痕從暗喻走向白描

——手術刀不僅是醫學干預，更是文化暴力的具象化，傷痕成為存在真相的直陳。

2.顛覆傳統意象

不要告訴我，月亮從來是情感天空的一塊傷疤

——擊碎“乳房如滿月”的審美陳詞，將浪漫意象轉化為創傷印記。

黃河自你而來長江自你而來/有關高度被低處的揮霍歌裡沒說明白

——解構“大地母親”神話，揭露文明敘事對女性身體的剝削性徵用。

3.存在主義的鋒利宣言

要麼全部，要麼全不，你和我一樣信奉理想主義

——女性身體在完美與殘缺間的非此即彼，成為生存困境的隱喻。

而你是歷史，終要把心底的創傷移民到皮膚上

——個人病痛與集體記憶的疊合，身體成為苦難的檔案館。

在刀刃上謝幕又將在我的詩中被重新打開

——詩歌語言作為抵抗工具，賦予被醫學切除的器官以話語重生。

4.反諷與悖論

挺起謙虛的胸膛

——術後身體變化與文化期待的尖銳對沖，“謙虛”一詞盡顯反諷之力。

總結：個人認為這首詩超越了疾病書寫的自憐，將乳房轉化為一個承載歷史、性別、語言暴力的戰場，語言鋒利如手術刀，思想密度極高。在當代漢語詩歌中，這種將肉體痛苦、哲學追問與性別政治熔於一爐的寫作，極為少見。而劉虹老師作為這首詩的作者，將與詩歌一道成為經典。